



民國四十年代榮民從事林區測量作業

我當完兵退伍之後，本來不想再回森林開發處，被我父親知道後，他要我把工作做好再離開，不是想走就走。」於是在父親的要求下，林憲三退伍後再度回到池端工務所，繼續執行退伍前就已經在做的相關工作。

在山上的開路或測量工作，屬性都是辛勞、危險又單調，而且往往一上山就是很長一段時間不能下來，因此，

施工人員在工作之餘的休閒娛樂，便成為安撫慰藉山上同仁們孤寂疲憊心靈的重要支柱。談到山上工作之暇的娛樂，林憲三不避諱地說，就是打打麻將，「每天在山上開路測量的工作雖累，但晚上回來後一定儘快洗澡吃飯。」為的就是要搶佔方城之戰的一個位子，如果沒佔到，就只能作壁上觀了。當然，人多時也會多開幾桌，偶爾也會發生桌子被人掀翻、麻將上屋頂、骰子滾落山溝的輸錢暴走事件，但通常在第二天，大家又會把四散的工具找回，繼續進行四健會遊戲，這樣的盛況，在當年的山上可算是空前絕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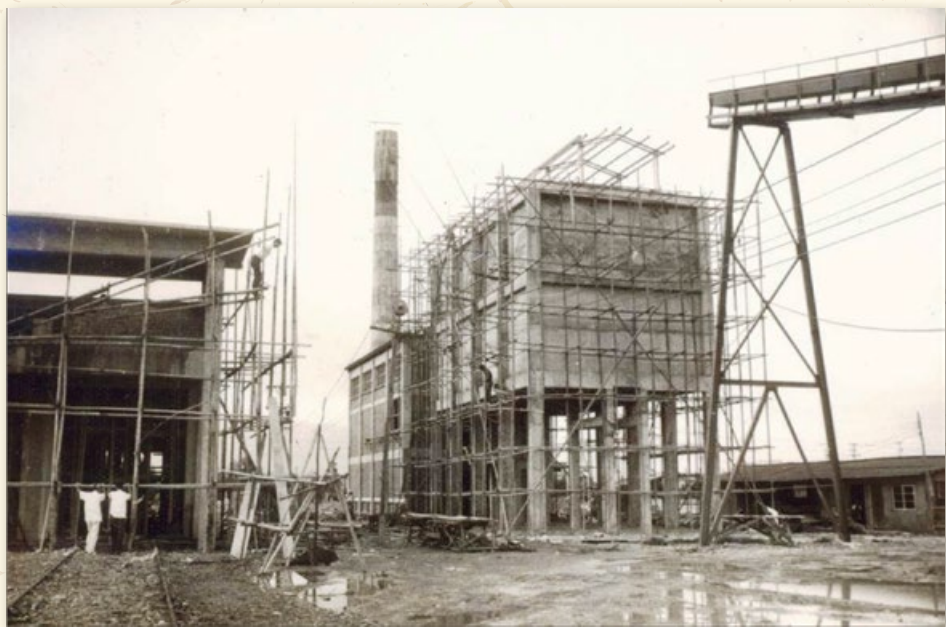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五十四年開始，森林開發處與加拿大合作中加製材廠計畫，以強化原木生產流程的一貫化，於是林憲三在結束池端工務所的工作後，便被調下山進行製材廠的興建工作，當時包括製材廠鋸木、鉋板、乾燥、防腐四個部門的廠房是由他們工程人員興建，各式的鋼棚與乾燥窯等，都出自於他們之手。由於工廠佔地遼闊，整片空地上數不清的廠房、行政區、宿舍等屋舍，都來自於他的規劃、施工、監造與興建，至今回想仍覺得很有成就感。

隨著政府林業政策的變更，森林開發處也在進行調整，棲蘭及明池森林遊樂區在民國七十九年設立，林憲三也躬逢其盛，當時他在棲蘭工務段，遊樂區內的山莊、活動中心、小木屋，以及更往上的小泰山遊樂區步道等設施興建，他幾乎全數參與其中，此外，歷代神木園區內步道與各項設施，以及鴛鴦湖自然生態保留區的步道等，他也是施工設計團隊的一員。可以說，一直到八十二年三月一日林憲三退休，「森林開發處的所有工程，我幾乎都參與過了。」

退休之後，林憲三到朋友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了將近十年的時間，其中包括宜蘭火車站外部整修、南澳大橋等，都是得意的傑作。不過，民間企業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繁重，他每天所抽的菸增加到四包，一次買菸就是買四條，嚴重危害到身體健康，後來趁著九十年菸價上漲，他便下定決心，「抽了四十幾年的菸，說戒就戒。」不抽菸之後，身體反而愈發勇健。

「我這個人很『土直』，該做的就一定會做到，絕對

不會砸招牌。」林憲三總結自己在森林開發處的歲月，從臨時測工、正式測工，一路晉升助理技術員、技術員、副技師，一直到技師，他始終相信，只要努力付出，一定會獲得應有的回報，但一定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拿出手的東西絕不能馬虎。林憲三感恩森林開發處對他的照顧，而他在這裏的三十三年光陰，也自認沒有讓森林開發處丟臉。



民國五十年代興建中之木工廠乾燥窯及廢料處理廠



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本處於國父紀念堂召開蔣中正、嚴家淦就任第五任總統、副總統慶祝大會；前面的水池目前已夷平。



民國五十年前後處部大樓（如圖）等各建物與設施多已完工啟用

## 翟思湧 廠長

民國一〇三年八月一日翟  
思湧於臺北接受採訪

可以說是臺灣製材業乾燥技術祖師爺的翟思湧，頂著一頭銀絲，雖然因為歲數關係，腿腳行動時稍有不便，但一提到製材乾燥窖，他的眼睛立即炯炯有神，從林務局時代起，開始投入乾燥技術及建立乾燥窖，一直到森林開發處製材廠成立後的相關木材乾操作業，翟思湧都沒有缺席，甚至藉由舉辦大型講習會、在學校中授課，以及發表四十餘本研究計畫專論，將木材乾燥技術有條理的傳播出去，幾十年來，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了。

說話操著山東口音，出生於民國二十一年的翟思湧，還沒來到臺灣之前，在大陸的經歷可說是曲折坎坷，父親在山東沂蒙山區的老鄉，從事教育工作，在當地相當有名望，家境可算殷實。抗戰期間，為了躲避共產黨的迫害，父親遠走安徽阜陽，擔任省府財政廳專員，和家中取得聯



繫後，翟思湧與哥哥便千里迢迢、歷盡艱苦的花了一個多月，到安徽找到父親，他也在那兒考上了第二臨時中學就讀。

抗戰勝利後，父親因為復原接收的關係，先行返回山東，哥哥隨後也自己想辦法北返，他則借住在姑媽家中，並考上蚌埠中學就讀，後來國共內戰戰事吃緊，他便隨著學校南遷到南京，在冬夜的火車上，因為車廂已經爆滿，他便擠在火車頭邊的踏板上，忍饑受凍，幸得一位老先生贈以吃食，得以苦撐到南京。由於姑媽一家已搬至杭州，他在南京時，姑媽特地來找到他，他便隨著身為國大代表的姑丈一家，輾轉來到臺灣。

來臺後，翟思湧先考上了師範學院附中，畢業時因考量到姑媽家中經濟問題，他考上了海軍官校，但姑丈及姑媽不願他到軍校受苦，而他在考師大時又因病痛緣故沒有考完，最後是陰錯陽差，在同學們熱心大力的幫忙下，他考上了臺中農學院森林科。畢業後分別通過了就業考及高考，後來分發到林務局的東勢大雪山林場，就此也結下他與臺灣森林開發保育事業的不解之緣。

赴大雪山林場報到時，翟思湧被分到林產組，由於林產組的組長之前就在研究木材乾燥，因此，也要求翟思湧跟著一起做。「那時我知道美國林務署有出版定期刊物，其中有許多木材乾燥的資料。」翟思湧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就寫了一封信到美國林務署，表示他們出版的資料中有一本「Wood dry Handbook」（木材乾燥手冊），希望美方能夠送他一本，結果三個星期後，美國林務署便將書寄來臺

灣。

收到書的翟思湧非常高興，利用公餘時間將整本書讀個熟透，然後自己就依照對書中理解的部分，開始設計、畫圖，造出了一個小型的實驗性質乾燥窯，組長對於他勤奮努力的成果也感到非常滿意，但組長認為，這畢竟是實驗性質的窯，還不夠專業，請他能和美國專門在賣乾燥窯的公司聯繫，製作出一個具備實用性質的窯。翟思湧受命後便和美國的專業公司聯絡，以他自己繪製的設計圖，請對方製作一組預鑄式的乾燥窯來，「二、三個月後，乾燥窯各部分配件由美國送來，我自行組裝，這也是臺灣第一座木材乾燥窯。」



貯木場

從事木材乾燥研究時間一長，加上自己組裝了全臺第一座乾燥窯，許多森林科系學生，以及業界人士來林場參訪時，都是由翟思湧擔任講解人員，也因此外界各種講習授課的邀約不斷，讓他一日不得閒，「五十年代全臺從事木材家具加工製作的廠商有二千二百多家，家具出口產值佔全臺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五，由此可見家具行業在當時有多熱門。」翟思湧還記得家具工業協會要求他撰述一本木材乾燥專書，書出版後，翟思湧也不要版權，只希望相關專業知識能對從事此行業的人有所幫助，他就感到欣慰了。

民國五十二年時，由於輔導會森林開發處在木材集材製作時，也必須運用到相關乾燥技術，亟需此方面的人才。



民國五十年代貯木場

當時的彭令豐處長聽聞翟思湧在此方面的專長後，除了親自寫信給他，希望他能來森林開發處幫忙外，還派了林產組組長專程由宜蘭趕到臺北來邀請，盛情難卻之下，他也就答應了開處的這件差事。而彭處長為了怕翟思湧的資歷不足吃虧，因此，他一到森林開發處，彭處長便請他先擔任貯木場的主任，「我向彭處長反應，自己來開發處是要專門從事木材乾燥，怎會擔任貯木場主任？彭處長對我說，還是要拜託我研究木材乾燥，但擔任貯木場主任待遇比較高。」

為了感念知遇之恩，翟思湧也是湧泉以報，他當時在辦公室中，只要一有空，就是趴在那張大辦公桌上，根據經驗繪製乾燥窯設計圖，而且休假日時還帶回宿舍繼續畫，這也引起太太的怨言。「處裏對我的生活十分照顧，我被分配到的是較大間的有眷宿舍，當時太太本來在中興大學任教，後來因為我在宜蘭工作，她也就轉過來宜蘭中學繼續教書。」當時夜以繼



民國五十年代木材送乾燥廠乾燥

夜以繼

日、戮力從公的畫面，在翟思湧的腦中恍如昨日。

木材乾燥窯在翟思湧的努力下，最後終於完成，民國五十四年，開發處準備成立製材廠，他也全程參與相關建廠的規畫。原本製材機具是要和澳洲一家公司合作，但因規模不足而作罷，後來，由於所有製材機具準備向加拿大購買，翟思湧當時還親自赴加拿大，參觀了許多家機具公司，不斷地拍照記錄及詢價，最後是決定與加拿大泛洋技術公司合作成立製材廠。

翟思湧在參觀這家公司時，印象很深刻，因為他們的工廠是每天二十四小時，一週七天，全年無休作業，負責生產事業線的主管在介紹時，對於翟思湧在木材乾燥方面的專業十分驚訝，而他對這位主管敬業實在的精神也非常佩服。後來製材廠

要試車時，他也向彭處長建議，邀請這位負責主管來臺灣現場監督，他在臺灣待了很長一段時間，還為製材廠訓練第一線的工作人員。



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加拿大進口的全自動木材製材廠竣工。按：五十四年九月設立削片工廠，五十五年擴大為木工廠；六十七年四月木工廠與製材廠合併為木材加工廠，至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裁撤。

由於森林開發處是屬於輔導會的事業單位，各單位用人很多都以榮民